

警 策. 记者和诗人

警察、记者和诗人

张 廷 竹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警察、记者和诗人

张 廷 竹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2.75印张 271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20 定价：2.30 元

印数：0001——6,000册

出版说明

本书共收入十七篇小说，是作者近年来的新作。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讴歌了新的生活，文笔流畅，语言委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警察、记者和诗人·目 录·

这里有纪念碑·····	(1)
再见，朋友·····	(99)
路，在脚下延伸·····	(114)
星星仍挂在天空·····	(131)
他决定去北京·····	(142)
报复者的旅行·····	(155)
雪花慢悠悠地飘·····	(174)
未婚妻·····	(186)
匹夫有责·····	(202)
雪夜，橱窗前·····	(217)
酒后无德·····	(223)
有这样一个黄昏·····	(232)
女政协委员·····	(245)
他在毛毛雨里回家·····	(259)
毕竟东流去·····	(275)
重新考虑·····	(321)
警察、记者和诗人·····	(352)

这里有纪念碑

我们的祖国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它有过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有过“左”倾错误的反复干扰；当改革的冲锋号蓦然吹响时，仁人志士们振奋起沉重的翅膀艰难地起飞了……。这号声变成悠扬的乐曲，飘荡在终于实现了民主与法制的祖国上空的时候，善良的人们将为战士竖造一座座纪念碑，有形的和无形的，在心中。

——作者题记

第 一 章

郑耿终于官复原职了。

暴风雨平息了。从早春的清雾里升起的太阳，在南林市的高空里照耀着。时间还早，可是城市早已苏醒了。在笔直宽阔的街道的十字路口，一个年轻的交通警察站在用白漆画的圆圈正中，一会儿伸出右手，一会儿抬起左手。他的嗓音

嘶哑，带着火气大声斥责违犯交通规则的人们。“你耳朵有没有带来？”他从圆圈里跑出来，向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老头儿问道。老头儿背着一个大包裹，一双沾满黄褐色泥浆的布鞋踏在快车道上。“我，我……”他瞪大了眼睛，有护耳的旧剪绒帽很滑稽地耷拉到前额，遮住了他的眉毛。土色的瘦削的面颊上升起了一种惶惑的神情。象是马上要哭出来似的。于是年轻的警察心软了，“横穿马路要走横道线，懂吗？那边画着的白框框就是！”他换了一种较为和缓的语调告诉老头儿。“哦，哦。”老头儿连声答应着，赶快退回到人行道上。在那里，他将包裹从背上卸下来，放到垃圾箱上面。然后用衣袖揩了揩流着冷汗的面庞。

郑耿摇了摇头。唇际出现一抹苦笑。《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还在墙上贴着。大红的庄重的仿宋体掩盖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调换房子”、“调换工作”的启事和裁剪缝纫学习班的招生广告。车流、人群，满街的自行车铃声和任意摆在人行道上的杂货摊给人一种杂乱而又生气勃勃的感觉。一个邋遢的小伙子走到他的面前，将一只敞开着拉链的旅行袋双手一掰，露出一迭五颜六色的拉毛衫来。“要哦，便宜货，出口转内销的。”郑耿下意识地摸一摸穿在蓝布棉袄里面的一件破毛线衫，微笑了。“不是自产自销的吧，这……”他问道，用一种仿佛是好奇的神情。小伙子朝他打量了一下，从头看到脚，露出了讥诮的表情。“你是公安局的吗？管我来路正不正！买不起就少搅搅算了。”他用鄙夷的神情“啪”地打了个响指，走了。留下郑耿站在人行道上，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的背影发愣。

十二年前他作为“被砸烂的公、检、法的顽固不化分

子”离开了这座江南古城，回原籍湖南老家劳动。那是冬天的一个夜晚，歇斯底里的寒风在城市破旧的本房子顶上呼啸。顺着堆着架设机枪用的沙包的大街，这位昔日的公安局长慢慢地蹒跚。走过那窗户黑洞洞的阴暗的房子，长久地眺望着古运河的满满的、黯沉沉的河水，眺望河面上横着的古老的石板已破碎的桥梁。桥边有一盏有气无力的昏黄的路灯，另一盏已被流弹打瞎了，只剩下一根可怜的拐杖似的电线杆子。破旧不堪的木驳船，装着湿木柴和煤炭，在黑糊糊的水面上起伏颠动。路上行人寂寥，胆怯的女工匆匆地走过，将身子紧挨着堤岸，仿佛随时都准备在遭受袭击时跳到船上去寻求“贫下中农的保护”似的。郑耿的脖子缩紧了，埋到棉军大衣的领子里去了。他想起各种各样荒唐的叫嚣正在这座历来是文物荟萃之地流行，昔日的战友不是进了干校的地下室，就是和他一样，被送回老家去“改造世界观”。而犯下了罪恶的家伙们却弹冠相庆，醉醺醺地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用猩红的葡萄酒拼命浇灌喉咙。于是乎，被解除了职务的公安局长睁着泪眼，仰望着从乌云的缝隙里透出来的一颗颗星星，唏嘘长叹了。“士有不得志，栖栖吴楚间”，他觉得这黯沉沉的河水，这稀落的行人，以及落在他背后的昏昏欲睡的城市，似乎都成了头脑中的幻景。

现在，他又站在自己坐着嘎斯吉普驰骋过无数次的解放街上。早晨的阳光温暖地照耀在他已花白了的头发和依然是魁梧的身躯上。矗立在钱塘江畔的南林城，也象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一样，狂热的权力斗争、互相谩骂和流血牺牲，深夜的密谋以及拂晓时派性的格斗，如昏迷中的幻景一般飞闪过去了。春的气息又给人带来新的希望。

郑耿同志就在这样的—个早晨重新踏上了征途。他是乘坐311次列车来的，这趟车是从秦淮河畔开往南林市的，沿途经过的都是风景秀丽的胜地；软席车厢里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餐车里也只供应西餐。使他差一点饿肚皮。当他从堆满旅行袋、小木箱的硬席车厢的过道高一脚、低—腿、跌跌绊绊、满头大汗地走进餐车时，离停止供应已经只差五分钟了。一位面皮白净、梳着两根小辫子的女服务员朝他瞟了一眼，说道：

“广播里不是讲了吗，这里只供应西餐。”

郑耿犹豫了一下，他确实不曾听清楚刚才广播器里讲的话。这姑娘的话使他觉得多少有点儿不愉快。凭什么就认定他不是想来吃—顿西餐的呢？他知道女服务员是从外貌服饰上来判定他的身价的：—副农村供销社营业员似的面孔，布满皱纹的、苍黑的皮肤、旧蓝布棉袄和翻毛皮鞋，那上面还打着块黄皮子的补丁。于是他想起了十多年前他在这条铁路线上经过的情景：也是这样年轻的、面色白净的女服务员，站在软席车厢的门口，怯生生地微笑着对自己说：“首长，请到餐车去用餐吧！……”他摇摇头，苦笑了。不知道是对这个漂亮的姑娘苦笑呢，还是对自己的回忆苦笑。他缓缓地走到餐车中央，在一个铺着洁白的肖山花边、摆着一盆翠绿色的万年青的餐桌前坐下来。饭桌上方悬挂着—幅镶在镜框里的中国画，是程十发的新疆少女和吐鲁番大葡萄。“古得毛宁①！”郑耿朝靠窗坐着的一对外国青年点点头，很得体地微笑了—下。这一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客人也慌忙点头微笑。

① 古得毛宁，英语Good morning（早安）的语音。

坐在他对面的、有一头瀑布似的金黄色长发的女郎，甚至还伸了伸舌头，因为看到了一个中国“老农民”居然能够用不太流利，但完全可以听懂英语与她们打招呼。郑耿知道那个女服务员就站在他后背，竖起右手的中指和食指：“请来一盆乡下浓汤，一盘明治牛排和两个面包。”他这样说，隐隐地竟有一种恶作剧似的孩子般的快乐。他知道这会使这个姑娘感到纳闷和惊讶，并且再也不敢轻易地用那种不客气的逐客令一般的语言来对待衣服寒酸的同胞了。

生活在辘辘的车轮声中前进，郑耿老头儿甚至得意地、狡黠地眯缝起了眼睛。一九四〇年在中央警卫团当班长时，他背着一支老套筒给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又从重庆、西安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高鼻子大夫、记者，甚至盟军联络官站岗放哨，做过向导，牵过骡子。那时就学了点儿“洋泾浜”。后来在抗大分校里又遇上了两位华侨同学。这两个把“吃一点东西”说成是“七一点东气”的侨生，是琼崖游击队派到延安来学习的。他们的京腔打得不好，可说起叽哩咕噜的英语来，却是标准的牛津腔！于是，郑耿便和他们形影不离地搅和在一块儿了。大胡子老头儿马克思说过，我们要解放全人类么！三个打着裹腿的小伙子常常一起沿着延河的河滩散步，鹅卵石在他们的千层底牛鼻子布鞋下面吱吱作响。“给，阿张。”郑耿摘下行军壶来，灌一壶清清的延河水，递给头发卷曲，精瘦精瘦，高挑个儿的张拯汉。随即指着远处山坡上的羊群问他：“这叫什么？”“戏坡。戏——坡^①！”阿张微张开嘴巴，又慢慢地闭拢。于是郑耿开心地哈哈大笑，

① 戏坡，英语Sheep（羊）的译音。

他也微张开嘴巴，又慢慢地闭拢……

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央公安干校首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校长——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亲手授予郑耿一枚优秀学员奖章。

大方的金发女郎硬给郑耿倒了一杯青岛啤酒。郑耿知道，倘若执意不喝，就未免显得中国“老农民”气派太小了。于是他用英语提议“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干杯”。“也为中国的‘四化’建设干杯！”热情的女郎这样嚷道，乐不可支。郑耿欣赏着雪白的泡沫在路易斯高脚酒杯里发出的“嘶嘶”声，欣赏着那金黄色的酒液，眼眶不由得潮润了。他抬眼看窗外，看到晨光熹微中的村庄田地，手扶拖拉机在远远的机耕路上突突地行驶，“是啊，古老的土地已开始恢复青春，”他这样想着，把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

现在，郑耿终于迈开了他那穿着翻毛皮鞋的双脚，向熟悉的市公安局大楼走去。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拉开序幕的第一个春寒料峭时节。坐落在昔日的城隍山脚下的公安大楼，象是布局别致的小别墅。在一排排整齐的冬青树后面，不知名的小花朵已经绽开了它们的笑脸。红漆的松木做成的地板，踏上去咚咚作响。郑耿站在大门口，戴国徽和领章的人们在紧张而忙碌地进进出出。郑耿意识到他面临的任務丝毫不比十二年前来得轻松。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而旧生活的阴影和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无数问题，仍在顽固地羁绊着我们的前进步伐。

组织上找他谈话，使他知道了这个城市的治安问题多么地严重。刑事案件的上升率与十几年前相比，简直就是成倍

地增长。有些犯罪分子兽性猖獗，人品沦丧，以至搞得一些偏僻的角落：白天，路断人稀，黑夜，阴森恐怖！当然，更多的是一些失足青少年，跟着坏家伙们跑——这些没有读过卓娅、柯察金和罗盛教的故事的小青年们，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可以烧毁肝肠的刺激——酒、烟、声、色、耀武扬威。

“廉颇老矣”，当时郑耿这样说道，叹了口气。“这十来年……业务都生疏了。”

“谁不知道你是当年咱们省各大城市公安局长中最棒的！业务精通，手下有一批干将……”找他谈话的市委领导同志笑起来，随即又闭紧了嘴唇，象一道沉痛的创口：

“重任在肩哪，郑耿同志，有一部电影怎么说来着，‘神圣的使命’啊！”

是的，这是党交给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神圣的使命。

“啊，是郑耿同志！真想不到你已经到了这里了呀！怎么，你不是乘长沙到上海的特快来的呀？我们在软卧车厢出口处等你，等得眼睛都花啰，唉呀呀，我的好老郑呀，你，你还是那副样子哟，要得，要得！”

郑耿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这个从一辆天青色上海牌小轿车里钻出来的胖子是谁，就被这象哗哗流水般汹涌而来的友好问候给冲得摇晃了几下。他的手早已被一双肥厚有力的大手掌抓住了。他定了定神，这才看清楚来者是他的老搭档霍望山，当年公安干校的同窗，武林市公安局副局长。

眼下站在他面前的霍望山，当然已经不是三十年前那个老是听到起床号还要在被窝里赖那么两、三分钟年轻小伙子了。那时他刚从华东军区的宣传部被选送到这条“看不见的战线”，老是唉声叹气，说是“学非所用”。练擒拿动作

时一跤摔倒在地上半天都不肯起来！郑耿也真有些可怜他，暗里总是将动作放得轻缓些。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解放前夕在三江大学法律系读书的地下党员，对于肃清武林城国民党和托匪留下来的特务组织，能起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后来他们果然配合得很好。此刻郑耿打量着他：发现这已不是十来年前在凄风苦雨中悄悄送别自己的那个霍副局长了。那时他松松垮垮地套着一身棉警服，因为熬夜而眼睛里布满血丝，常常顾不上刮胡子，面颊浮肿，眼睛也肿得只剩下了一条缝。抽着便宜的劣质香烟，还直用他的四川腔叫“要得，要得”。眼前的霍望山已经秃顶了，腆着浑圆的脂肪凝聚的大肚皮，挥动着有一个个肉窝窝的大手。这一瞬间郑耿真正体会到了岁月的流逝！

“走吧，进去谈。”霍望山朝司机挥了挥手，又向站岗的年轻警察亲切地点点头，拉着郑耿就往大楼走。郑耿这才想到霍望山已经是他的顶头上司——市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了。他向霍望山说道：

“我先到南京去了一下，看看郭主任的家属。听说你这些年对她们没少照顾。”

霍望山的脸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郑耿又看到了当年霍副局长的熟悉的影子。

“也谈不上什么照顾，每隔一段时间寄点钱去就是了，……我们都是幸存者啊！”

说着话他们慢慢地穿过小花园，步上台阶。郑耿手里拎着的小旅行箱，轻悠悠地摇晃，几颗早结的蓓蕾在他身边的花坛里伸长了脖子随着微风颤动着。

倘若没有郭主任的推荐，郑耿当年或许会带着他那个步

兵营奔赴朝鲜战场，而不是在公安干校的操场里重新开始士兵一样的受训生活。郭主任作为他的师政委，在去公安干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指名带上了这个已经具有相当水平的年轻的营级指挥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郑耿还历历在目，犹如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

黄浦江边，天朗气清，码头工人和搬运工人——刚刚摆脱了工头手里皮鞭抽打的老头儿和小伙子们，赤着脚，光着头，露出脖子，站在一堆堆木材和一包包从老解放区调运来的粮食上面，用好奇而又带点儿敬畏的目光打量着这两位穿黄斜纹布军装的军官。郭主任走到一堆正在地上玩麻将牌的工人面前站住了，他亲切地问：

“怎么不干活儿啊？弟兄们。现在可是为咱们自己干哪，新解放区的工人们、市民们正等着咱们的支援呢！”

大家都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站了起来，过乎乎地笑。一个老头儿，穿着黑色的粗布大褂——显然是他们的头儿，肩上扛着箱子，从摇摇摆摆的跳板上跑下来，走到他们面前。他的皱纹重迭的脸上颤动起了抱愧和讨好的微笑：

“不行啊，长官，不，首长。发下来的救济金解决不了问题，‘大世界’周围的‘黄牛’把银洋扣敲得咣咣响哩，米店老板把米都藏起来了……”

“这个问题市军管会马上就会解决的，请朋友们放心。”郭主任跳上了一堆垒得高高的木材，他挥挥手，清癯的脸上沁出一颗颗汗珠。“共产党不仅解放了这个社会，还要改造它，让它进入社会主义哩。现在，大家动起手吧。”

可是，就是这样好的一个老政治工作者，却在庐山会议以后成了“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莫名其妙地挂起来审

查。郑耿在市委学习有关文件时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连声大叫“不可能，不可能”！而正是这“不可能”三个字在几年以后，把他自己也打发回了湖南老家。

十几年音讯不通，此次一获“解放”，郑耿打听到郭主任的爱人袁敏同志已出任江苏省委党校顾问，急忙赶去看望老首长。不料正赶上补开追悼会。原来郭主任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而死，至今连骨灰都未找到。郑耿面对着党旗覆盖下的一个空骨灰盒，痛哭一场，然后告别了袁敏同志，登上311次列车……

“袁敏同志身体很差，简直认不出来了，不过很坚强，当了顾问以后又搞调查，又讲党史，还在那里撰写回忆录……”

郑耿和霍望山坐在他二十年前的办公室里，面容都很严肃，眉头紧锁着。郑耿发现这间门口不挂牌子的局长办公室还象从前一模一样，除了办公桌上多添了两架新式的扁扁的塑料电话机和长沙发旁边站着一盏落地灯之外。跟从前一样，一堵宽大的墙前排满了旧式书架，装的都是大厚本儿的马列经典著作和有关业务书籍。还有一些文艺刊物，办公桌是橡木做的，很大，桌前摆着一张转动起来已经不太灵巧的安乐椅。这都是过去的东西啊！郑耿激动了，尤其是当他走到办公桌旁，发现那厚厚的玻璃台板下面居然压着一张一个面容清瘦，两眼炯炯有神的外国人照片时，他差一点没嚷出声来。不必戴上老花眼镜，他就知道这是一张捷尔任斯基的照片。他慌不迭地弯下腰去，用微微哆嗦的左手轻轻掀起台板，右手抽出照片来看。看清楚了，果然是那张旧照片，离开公安干校时郭主任赠送给他的，背后有郭主任潇洒的钢笔

草书：“让仇恨的旋风扫净一切魑魅魍魉！”一颗亮晶晶的泪花顿时出现在他的眼睫毛上，他抬起头来，向坐在沙发里正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的霍望山叫道：

“这房间是你亲手布置的？！”

霍望山终于笑了。象一个导演精心安排好的戏文终于赢得了观众赞赏般地，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怎么样，还可以吧？”他说道，摊开了双手，又习惯地摸了摸自己稀疏的头发和饱满的天庭。他站起来，有点吃力地把腆着的大肚皮靠到办公桌上，说：

“还记得转送给我这张照片的那天吗？嗯，差一点儿没打死我……”

怎么会不记得呢？

是一个无云无风的早晨。小鸟儿在爆出嫩芽的枝头上，无忧无虑地歌唱着。战士们把勃郎宁手枪斜背在胯后，有很多群众围聚在松木场刑场那白线画着的圈子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郑耿好象一根电线杆子似的，站在刑场边儿上，……还没有铺上沥青的路上已经有了飞扬的尘土，犯人马上就要被囚车送来了……

“我，我还是回避一下吧，”霍望山又轻轻地嘟哝了一句，拉拉郑耿的衣裙。“他解放前毕竟掩护过我们……”

可是郑耿却转身向着霍望山，眼球凸出来，象一头咆哮的熊：

“你！他过去是掩护过你们，同情过闹学潮的学生，那时候他属于人民这个范畴；但现在他是什么？大贪污犯！人民的敌人！……接受资本家贿赂，把失效的药品送到朝鲜战场上去，害死了多少前方的战士！……回避？亏你有脸说出

口！”

他们走到阳台上。已是中午时分，从头顶上直射下来的阳光把眼睛都耀得花了。

“我正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郭主任的女儿也找到了。你明天就可以给袁敏同志拍个电报去。”霍望山转换了话题。

“在哪里？”

他顺着霍望山粗壮的手指看去，看到离公园没有几步路的地方，有一幢红瓦黄墙的小房子。这座小房子显然修缮过不久，瓦片盖得整整齐齐，郑耿按过去的老经验知道，那是一幢属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首长住宅。他急急忙忙地又奔回办公室，拉开书橱的抽屉找到了一架精巧的望远镜。他向前俯着身子举起望远镜朝那儿看去，那里真是幽静极了。院子里的小路是鹅卵石铺成的，几株垂柳，在正午温暖的阳光下轻轻摇曳，显出一种宁静的美。他看到一个体态略显臃肿的老头儿正和一个身材窈窕的姑娘站在树下谈着什么。郑耿回过头去问霍望山：

“那是谁的家？”

“老杜，杜振鹏。他是省政协副主席。”

第二章

为了驱散霍望山在办公室里留下的尼古丁，郑耿午睡前又打开了落地式百叶窗和通往阳台的漆着墨绿色油漆的铁门。他在阳台上朝杜振鹏家看看，发现那儿静悄悄的，没有